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視吾若將吞而食之者。吾母偏爲之飾詞曰：愛吾至今思之猶自駭異。越遇薄阿爾子爵之七日，吾父來告余曰：薄阿爾愛汝，欲汝爲偶。吾已許之矣。嫁得令龜壻幾世，修得來吾兒之福，不淺也。吾聞之怖極而哭。吾父復諭有加曰：彼實真愛汝，汝宜善承父母意，方愧爲孝女。非然者，阿父阿母不喜汝。嗟乎！吾惟懼阿父阿母之不喜吾，故勉允之。其實異日之甘苦，未嘗一思及也。亡何禮成矣。薄阿爾攜吾歸巴黎。

閱者諸君，毋忽以上所述。上所述者，實有關於吾一身之幸福。故吾喋喋不已。一若白髮老嫗，啞啞談演聞軼事，終篇不倦。此後則以簡截之筆叙之矣。吾既至巴黎，仕於皇后馬利恩得內特之宮庭，居無何而驚濤駭浪之風潮澎湃席捲而來。吾夫薄阿爾爲暴徒所殺，吾亦下獄，屢瀕於危。後雖得釋歸，而所有之屋宇財產盡見奪於暴徒。亂人曩之親朋戚友或死散，或生離，無

慰勞詢問者除旋繞膝下之猶日孥屋爾敦斯子女二人外更無他人來解吾愁懷矣。當爾時也以吾人之心理度之。惟舍知命安貧外無他法。寧料他日有爲法蘭西皇后之一日。既爲皇后矣。又寧料有休棄之一日。天乎。天乎。殆設此情網以陷吾約瑟芬乎。然吾非自號愛國者耶。既遭情場之劫。敗復何言。吾當以軍事上之所得公之於世人。至纏綿悽惻之情。非吾所當言矣。

吾欲述軍事上之所得。必先叙吾法蘭西昔日之形勢。當一年七百八十九年之際。正路易十六世卽位之第十六年。帝爲政暴而虐。故國是日非國民。腦筋中所有者。惟改革與破壞而已。是年五月之五日。路易陛下開國會於非色野。平民代議士不辭勞瘁。咸自鄉里來歸。望王之改革新政。以爲國民之倡。故欣然而來。不知王首倡『三民別爲會議事』之說。平民代議士皆快。

快不悅。謂非三民合議不可。而王及尼克亦持之甚堅。爾時世俗所崇者爲君主華族政府。習俗如此。貴賤大判。頗不平也。吾聞薄阿爾言路易王之對於平民之請求。期期以爲不可。曰：此風一長。我法蘭西寧尙有朕置喙之餘地耶？苟平民有暴動者。吾有兵力以平之。尼克亦左右王命。唯唯稱旨。隱則求緩頰。平民代議士明知拂逆輿情。事不可爲。故出此也。尼克爲人精於整理財政。尤善明哲保身。居身政府。曾無絲毫表見。而當茲時也。又置整理財政於度外。平民代議士有所藉口。聲氣益勇。不復稍讓步矣。

嗟乎法蘭西平民之暴動。卽基於是。民氣之暴逆。猶人身之有疾病也。宰輔則爲醫生。藥而見效。則民氣自平順。若用藥而無主要之劑。則未有不加劇者。乃當日之尼克。惟知因循苟且。自誤誤國。其罪可勝誅乎？閱六週。平民之代議士再進。六月十七日國民議會立矣。國民議會云者。平民獨立之謂也。

其議事以不賴貴族僧侶爲目的。尼克聞平民有此舉，舉止頓失措，即奏路易王問計於尼克。曰：「民心如此，將奈之何？」卿多善謀，曷速爲朕籌之。尼克曰：「揣平民心理，不至三民合議不止。爲今計者，莫若虛與周旋。陰則主張分離，俟彼稍退步，我即銳進。可也不然，民心如烈火之驟熾滅之，誠無術姑息。又非策。此實不利於陛下也。」路易王聞尼克言，躊躇良久，始長歎曰：「技止此耳。仵卿爲之。」

第二章

翌晨改革之詔書下矣。旨溫以柔曰：「朕不願國民之視余爲暴主也。苟國民之請，陳有益國家者，朕惟國民之言是從。」平民代議士閱此改革詔，氣驟饒，欣欣然相告曰：「賢哉路易王。法蘭西專制之黑幕一旦揭去矣。即巴黎之婦女亦均扶老攜幼來相慶賀。此日巴黎之人心，融融如春日之晨暉。」

矣。嗟乎。此歡呼。若狂之平民。代議士寧知政府之手續。純係機械的。作爲歟。二十日。天宇清空。微風披拂。時爲溽暑之月。天際來此涼風。暑氣蕩散。不復覺熱。其時。諸平民。代議士。方興高采。烈其金絲之髮。望風飄拂。彷彿請求得遂。亦躍躍然具生氣矣。乃一至院門。卽大失所望。蓋政府已先時派兵封鎖院門。不許平民。代議士。入內。有膽略者。狂呼鼓噪。爲如此不良政府存之何益。而懦弱無剛略者。亦腹誹不止。然其志卒不屈。直至王之打球場。而誓曰。『立憲者。吾人之目的也。目的不達。吾人斷不肯解散。』王聞之大駭。懼平民。代議士。譏民以反動也。則命尼克溫言勸散。謂王此舉非純粹拒絕平民。代議士。實以華族頗欲得平民。代議士。而甘心恐釀大禍。故王不得不作未雨之綢繆也。諸君苟眞愛國者。請靜居以待王命。平民。代議士。以爲言出於衷。必非諱飾。遂散歸。

溯國民議會之原則。主動者爲希歐氏。希歐者。吾法蘭西之政治哲學家也。名歐馬紐兒約瑟。人呼之爲阿倍希歐。一千七百四十八年產於弗列曾斯。阿倍希歐好宗教之教育。初倡共和政治論。至其職業。固罅爾得爾監督牧師。管轄地之長。而兼教師之任者也。然素喜政治學。尤好平等共和諸新說。懷抱顛覆政府之志者。非一日已。其變革政體之志。醞釀既久而適逢此平民代議士要求不遂之大好機會。於是乎得售其術。路易王之召集國會也。阿倍希歐曾三著論說痛言時事。並力詆政府之非。路易王雖憾之。然亦無可如何也。無何阿倍希歐被選爲巴黎之代議士。當政府提倡三民分離之說時。希歐以滿腔熱血。提倡革命。平民代議士爲之激動不少。使平民代議士獨立而不賴華族侶僧之勢者。實皆阿倍希歐階之厲也。

二十三晚。路易王親臨議所。議事場至寬敞。代議士咸集於此。此外有運屋

數楹用爲治事之所。座極廣。可容三千人。屋頂以白堊塗之。以鐵梁承之。汽燈下燭。四照皆明。路易王甫入門。歡呼鼓噪之聲隨之而起。王曰。余知諸君俱爲愛國之人。故於國事皆竭力經營。非立臻強盛不止。然諸君亦知急進者無善效。緩圖者有美果乎。余非不欲立憲。實以吾國人民程度未能急遽立憲。故緩圖之耳。今余感諸君之厚意。特親蒞議場。慰勞諸君。倘有見地不妨一抒懷抱。阿倍希歐代表平民議士答謝曰。敬謝吾王。星夜冒風露而蒞議場。然代議士議決三民合一議院治事。願吾王垂允。王曰。論時度勢。不能勿遽而行。華族僧侶平民合院議事。事朕實不能承認。於時代議士中有米刺伯者。有氣概而雄於辯。至是鼓舞其勇氣。固持前說。謂不得三民合議之結果。吾儕請死於王前。王躊躇無良策。氣沮喪不得已允之。

閱者諸君既已知成三民合議之功臣。爲阿倍希歐氏及米刺伯氏。吾書更

不得不一述米刺伯氏之歷史。蓋米氏於吾書亦有至大之關係也。米氏名屋諾（譯音至九字之多以其太冗繁故略之）乃爾之舊族。理財派鼻祖之一也。著書痛論政治財政。政府雖忌之。而以其望重。無如之何。而米氏熱血。空湧其娓娓之論。調痛毀政治。不稍輟。尼克恨之。次骨譖於王下巴士的獄。有述米氏之家世者。謂米氏固米刺伯侯爵維克之子。幼夙穎悟。惟放恣無忌憚耳。米氏之爲人。遇事固精明。而生性則淫亂。職是之故。屢獲罪。與歐寇司州富家女爲婚。盡繼其所有產。而滌蕩無餘裕。因循四五年。負債纍纍。然又與一華族妻通。私奔荷蘭。乃爲政府囚於皇新之獄。米氏雖有才而德不足。故巴黎人頗有誹怨之也。

第三章

當米氏之在獄也。政府實忌之深。蓋妬美而忌才。勿獨老天然人。尤視天爲

甚獨其表面不願以忌妬自居耳。政府既忌，思芟除絕滅，以斬異已然。巴黎之輿論於米氏下獄事頗多所研究，預測政府必以嚴厲之手段處米氏。苟然，則巴黎人民之暴動不待一千七百八十九年矣。幸政府聞茲事則停止其暴厲之進行，蓄民意者實立國之要素，苟拂逆而橫戾之，則不祥生焉。路易王雖剛愎然亦知是義，頗蹢躅不敢發，因循隱忍，年復一年。而米氏出獄之期至，米氏既穎悟，知覺自與常人異，審久居巴黎政府將不利於己焉，則亟出遊倫敦，矢志文學，名重一時，更漸移其素心。前後判若兩人矣。時克洛恩代尼克相政府溯其就職期爲一千七百八十三年，因皇后之寵遇，故得輔國政，雖靡費無度而好賢禮士，非尼克所能及也。聞米氏在英有所圖，頗怏怏，謂國有才而不知用，使外就則人民所望於我者幾何？因請於路易王赦其罪，密簡米氏使赴奧偵探，倘或有所得，即當報故國，勿爲外人用。

也。米氏感克洛恩之知遇，欣然領命，莫或敢怠。王亦勿念前情，無何，米氏膺歐寇司平民代議士之選。至八十九年，尼克復相，平民代議士與貴族僧侶有爭議之權，米氏更如馮驩之不安於食客，彈鋏而歌，以雄辨與勇氣戰勝路易王，彷彿毛遂之脫穎，而王與尼克亦莫之何也。吾既述米氏之歷史，如此縷縷不略，諒閱者已可深悉其底蘊，融會而參透之矣。則吾更當續述當日政局之情形，物理學之定理曰：原動力強者，反動力亦強，是不但物理然也，事理亦然。即人之心理，何莫不然？平民議士既占勝利，氣勢赫奕，不可嚮邇，惟其驕橫，故王黨之反對力生。

貴族及僧侶見平民議士驕橫之氣，心頗憤憤，欲謀反對之策。當時巴黎勢益危，而尼克又與同僚議不合，時生睚眦。路易王難之謀於皇后，后馬利恩首字長故略之，性殊傲，而時勢之若何，又昏昧不能明思，以暴厲之手。

段行其強迫之主義。冀復朝廷神聖。不可侵犯之威儀。素稔阿爾得伯恨平民。至是與之謀。阿爾得謂平民士猶汽枕外強而中實軟。苟壓之以殊力。貼服無少異。使鬆其壓抑。則又澎騰蓬勃極雄偉之致。王本無謀略。更眇定識。聞阿爾得言。疑信不能決。以詢馬利后。后固是中堅分子。則以其種種危言聳王聽。王極善后言。星夜馳檄召老將裴羅。諭之曰。朕將以軍力懾民心。素知卿忠義。故委卿以重任。今更以顧問職屬卿。卿維善爲圖。餉用稍巨。不卿責也。裴羅奉王命。卽以大軍包圍巴黎。及非色野之四周。密告戒軍士。諭以王意。將士雖無如何。頗有腹誹者。其敗亡之兆實基此。裴統領之軍士。聚有與平民代議士善者。盡以主將之密諭洩之。得之者又以告各代議士。聚議於私第。謂王此舉。不啻與民仇。以王而仇民。無論其力不敵。卽天父亦勿許也。頗欲率民爲之敵。穩健之分子。非是議論。四小時始成議。先以質問。

書詢王意。並反對其仇民之舉。將以議會之公意。請其散巴黎。非色野之圍。翌日。書上不報。裴羅更廣招瑞士及德意志之傭兵。益以軍械。儼然欲將臨敵者。蓋裴羅之意。頗以本國軍士爲不可恃。以此輩與平民時有聲氣通。外來之傭兵。當無是種慮矣。而不知軍士之心。亦顯知裴氏此舉爲異。已勢漸渙。

第四章

七月十一日。黜尼克及其餘之大臣。尼克者。吾書曾大書特書。以路勿王之私人。驕奢淫佚之徒也。而今遽見棄於王。閱者將疑吾書何前後不符之甚也。而不知尼克雖附王。究其心。蓋所謂騎牆派之類。譯者以謂臣之事主。猶妓女之事人。妓慕客之金。或炫其勢。則竭力逢迎之。惟恐不能得其歡心。一朝金盡勢窮。則遽以白眼相向。臣之事主。亦大類是一至事危勢迫。各東西。

奔馳自爲計矣。安有暇晷顧其主尼克。初視王之勢赫奔有大利可圖也。則背民以向王。繼而王用阿爾得計。不謀於已。疑王疏已。復背王以向民。王知其然。故罷其職。而尼克亦欣然引平民爲知己。此特其釣名沽譽之手段。非眞愛國之偉也。而千秋後世竟有引尼克爲革命黨之偉人者。吾於是而爲革命黨三字雪涕矣。

翌日尼克罷職之報。騰於巴黎人民之口。實有志者忿懣勿勝。謂王此舉直不啻表示其與民反對之決心。於此時而吾民苟嘯喘而不敢有所發揮。王益將示吾民以威力。從來專制之魔王。其欲望從未有止境。得寸則進寸。得尺則進尺。今日罷總理。明日集大兵。如此重要事而不容議會干涉。則將來虐民歛財亦意中事。又有誰爲吾苦而無告之人民作保障耶。於時志士莫特郎集衆於舊王宮。大聲演說莫特郎者崇拜自由者也。其演說之辭滔

滔如怒濤駭浪至足以鼓動人之勇氣蓋聲音之道感人至深其功直能使弱人強懦夫立當日莫特耶演說之辭曰

驅獸以食人諸君知驅之者之殘虐而思有以殲除之矣異國人之爲吾人仇敵也視猛獸爲尤甚而王竟令瑞士及日耳曼之傭兵環繞巴黎與非色野以威服吾人吾人苟能任猛獸吞噬能坐視宗國淪亡無論矣如其不能當自爲計今日之事關係非渺小成敗在一決吾人將自保宗國而與彼等戰乎將自保生命而驅逐魔王乎抑將雙手恭獻其山河以與異國乎將不戰而甘爲彼等所殺乎二者必居一諸君乎時不可失機會不吾待幸毋畏避幸毋姑息諸君乎國民之天職何如慎勿貽後悔

大凡演說之道激烈者能使人色飛眉舞熱血之來每不自覺是日莫特耶之演說有抑揚有頓挫於慷慨激昂處直足使人蹈水赴火而不辭況其演

說時已插。棗。葉。於。帽。上。以。表。示。其。用。兵。之。決。心。巴。黎。人。民。觀。此。熱。血。欲。溢。之。狀。又。聞。金。科。玉。律。之。聲。直。呼。曰。戰。：。戰。：。干。戈。：。干。戈。：。誓。除。此。害。民。之。賊。頃。刻。間。陣。行。於。市。街。巴。黎。官。吏。見。此。狀。大。驚。狼。狽。之。狀。當。非。吾。一。枝。禿。筆。所。能。形。容。且。其。時。警。吏。少。即。有。一。二。尙。武。之。警。吏。又。不。敷。用。其。餘。竟。可。以。不。適。用。三。字。名。之。以。是。故。乃。羣。奔。告。急。於。裴。羅。裴。羅。以。兵。來。彈。壓。其。中。德。國。之。龍。騎。兵。佛。人。所。謂。填。軍。殘。虐。莫。可。狀。見。民。即。拘。殺。見。貨。即。劫。掠。民。益。怒。至。佛。兵。則。悉。左。袒。民。黨。激。烈。之。徒。於。五。小。時。內。頓。集。計。其。人。共。四。萬。八。千。人。全。國。亦。立。響。應。政。府。無。如。何。於。此。乃。深。悔。當。日。從。阿。爾。得。言。

致。此。次。之。激。烈。其。原。因。至。複。雜。吾。書。不。能。不。詳。爲。之。述。蓋。無。此。原。因。者。吾。書。不。得。成。即。幸。成。亦。不。能。名。之。爲。軍。事。小。說。此。實。爲。成。書。之。一。大。要。素。故。不。憚。許。子。之。煩。以。告。閱。者。也。先。是。我。佛。蘭。西。數。年。間。勞。働。社。會。生。計。之。艱。難。達。於。